

臨摹

開學第一天，她便勾住所有人的目光。

導師指派她在座位表上填入同學的名字。第一聲讚嘆出現後，大家便圍了上去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字。谷峰連斷，轉折有度，是一座精緻的雕塑。

於是，她成為了班上的焦點。抄寫黑板，佈置教室，紀錄事務，全成了她的事。

這是誰的字呀？第一堂課的老師望著黑板，細細品味。同學們不約而同地說出她的名字，老師便向她微微一笑，投以讚賞和欽佩的目光。

同學們把宣紙張開，是她拿去比賽的一帖七言絕句，一聲聲讚嘆頓時四處冒出。我嘴上嘀咕著哪個字歪了，哪個字小了，心裡卻早已明白，自己難望其項背。

越是對自己的字跡不滿意，我就愈發痛恨她筆下那些機械般潔淨光鮮的藝術品。聽見身旁此起彼落的讚美與崇拜之詞，我臉上掛著的微笑便僵硬起來。我沒辦法和他人一般，向她投以崇拜、並笑著恭喜她的好成績。她那無可挑剔的字，一到了我眼中，個個都被挑出哪兒歪了，哪處斜了。看著她的字在我眼裡扭曲的樣子，我便不那麼難受了。

我捕捉日常生活中她散播在黑板，作業簿，筆記，乃至考卷上的字，試圖融化到我的字跡中。我模仿她筆劃尾端的勾起，揣摩她手腕的提與落；她寫字常是一筆到底，無論手中握著哪種筆，那印刷體般的完美神韻仍躍然紙上。

然而，儘管覺得自己的字已經與她有幾分眉角相似，拿去給別人一比，就是那句，不像不像，你怎麼偏要和她比呢？外加一道惋惜和不解的眼神，投射在我那已成四不像的硬筆字上頭。

我怎麼偏要和她比呢？別人問我，而我問自己。

有次買了枝自來水筆，朋友們靈機一動說要讓她來寫幾個字。她難為地解釋，很久沒寫毛筆字了，沒手感，寫來沒甚麼看頭。周遭一圈好同學向她說著別找藉口，我也順著瞎起鬨：你寫呀，猶豫甚麼呢！嘴裡慫恿著讓她快些下筆，心裡卻盼著她一聲推辭。是這麼不堪的寄望。最終她寫了沒寫，我沒看到，只聽見一個個驚嘆在轉身離去的我背後迸出。

幾年前，我學過書法。或許是惰性作祟，最基本的楷書我練得不夠多，卻老想著學書法大家那樣狼毫一揮，在鋪開的絹軸上洋洋灑灑一番。接受眼前事實，衷心地讚美她、欣賞她，相信那樣的我會過得更好。我想擺脫那樣小器而痛苦的心態，但我做不到。我選擇換一條路走。

我一筆一筆地練起隸書，臨摹字帖，試圖抓住《乙瑛碑》、《曹全碑》中，每一橫、每一豎的完美轉折，掌控每一次下筆的精準角度。

很快地，我的毛筆字在學校各處活動中派上了用場。同學和老師眼中的完美字體，多出了我這一個選項。我用一手工整典雅的隸書掩蓋不如人的楷書和

硬筆字。

我修習我的隸書，嘗試欣賞她流利順暢的行草，笑著誇獎她的好成績。但不知何時開始，我成為了她的陪襯，而隸書，成為了行草的附庸。

我對於這樣的自己感到不屑。

隸者，有附屬之意。我以為，隸書於我是另一條新的出口，離開充滿怨恨的生活的出口；但走出後我才發現，這不過是一道通往舊路的門。沒了怨恨，多了欣賞，這樣的生活令我輕鬆許多，卻在無意間多了茫然。一手毛筆字，看似與複製品、印刷體一樣無可挑剔，要說它美，我卻辦不到。我說不出複製品有甚麼美，如同看不出自己有甚麼好。

我放下毛筆，重新面對自己那潦草無章的硬筆字。

我唾棄自己的字。她的一勾一劃，在我的字跡中透出些影子，卻使它們成了混濁的一缸顏料，找不出一句適合的讚美，好似流離失所的流浪漢。偏了角度的橫豎、乍看有力卻只是虛浮的撇與捺，我不敢相信，我竟已忘了自己的字最初的樣貌。

我試圖抹除那幾乎已被定型的字跡。複製她的字，我做不到，也不想做；然而我那壓不下的好勝心，卻使我不甘成為她的陪襯。或許，我需要的不是複製品，而是屬於我的獨樹一格的畫派。

撕下寫滿怨恨的內頁，放進碎紙機裡。我面對空白的筆記本，想像指間握著的不是鉛筆，而是枝狼毫大楷。